

莊子纂要 貳

內篇(下冊)

方勇撰

學苑出版社

內篇(下冊)目錄

人間世第四	(四八三)
德充符第五	(六四二)
大宗師第六	(七五三)
應帝王第七	(九六六)

人間世第四

【解題】

郭象曰：與人群者，不得離人，然人間之變故，世世異宜，唯無心而不自用者，爲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。

（莊子注）

成玄英曰：既善惡兩忘，境智俱妙，隨變任化，可以處涉人間，故以人間世次之。（莊子注疏）

王雱曰：善養生者，必自得於性命之際而無思無爲也。無思無爲則足以處人間、應世變而憂患不足以累之。此莊子作人間世之篇，而次之於養生也。（南華真經新傳）

陳景元曰：夫處汙而不染者，善能和光同塵，同塵故有德，故次之以德充符。（南華真經章句音義）

林希逸曰：前言養生，此言人間世，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世，豈能盡絕人事，但要人處得好耳。看這般意思，莊子何嘗迂闊，何嘗不理會事，便是外篇所謂「物莫足爲也，而不可以不爲」一段意思。（南華真經口義）

羅勉道曰：寧能高飛遠走，不在人世間，故此篇言所以處人間世之道。（南華真經循本）

朱得之曰：列子貴虛，篇中世訓生。此「世」字亦當以生爲義，言我在眾人之中立此生道也。「世」字，六書從三十一，會意指事。此篇意在內不失己，外不失人，是爲立生之道，故曰人間世。（莊子通義）

釋性通曰：前養生主是出世之道，人間世乃人間處世之道。要見出世必於涉世應事接物、觸情生變而不

荷其累者，斯可遊於世矣。（南華發覆）

張四維曰：此篇首以孔、顏問答，繼以子高、顏闔之論，其論守身行義、應物審幾以處人間世之道備矣。而復繼以樸社、商丘、支離之說者，莊周大意，見當時禍亂畢竟不可措手，縱使做得好，不如不做為高耳。故末又以接輿之歌結之。（莊子口義補注）

陸西星曰：夫道非絕俗也，德非遜世也，夷明養晦，和光同塵，世出世法，莫不繇此。夫至人無為而無不為，尚矣。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，故以仲尼、伯玉為之折衷。篇內集虛養中，正身和心，大為立言之肯綮。至於積伐才美以犯人怒，又處世之所最忌者。篇終反喻，不美不才，乃無用之大用。此老平生受用得力處，全在於此。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己中得來耶？（南華真經副墨）

沈一貫曰：吾非斯人之徒與？而誰與？雖復至人，豈能高飛遠舉，不在人間哉！人間之變無窮，而至人以其無窮者待之，故不嬰其患也。又關尹子曰：『天地萬物，無一物是吾之物。物非我物，不得不應；我非我，不得不養。雖應物，未嘗有物；雖養我，未嘗有我。』讀養生主與人間世者，當知之。（莊子通）

李光縉曰：人間世者，涉世也。夫道非絕俗，德非遜世，養生之人，功行未滿，潛伏人間，安能不與世接？乃世間之人，善人少，不善人多，好勝喜爭，惡成樂敗，並生厲心，如行若蕉之國，使多詐之邦，傳不道之儲，豈不難處？而我又昭然揭己之長，暴人之短，以犯其所甚難，而觸其所甚妒。夫爭世忤物，則暴者必怒，而銜美求用，則愚者必忌，身惡得全而害安得免？夫惟挫銳解紛，和光同塵，不與愚人爭智，不與不肖人爭賢，不與不美人爭美，不與無方人爭有方，虛而待之，不得已而應之，順而達之，沖乎其若無心，渾乎其若無意，庶幾乎可免於患。雖然，才者眾之妒也，譽者咎之媒也，況福輕禍重，世誰與我？縱使委曲婉轉，做得無害，不如不做為高耳。

（郭良翰南華經蒼解引）

李贄曰：此篇首言顏回之衛，次言葉公使齊，三言顏闔傅太子，皆人間世之大者。仲尼教之，伯玉示之，至

矣盡矣，然皆有用之技，不足多也。蓋人而犯難，不得已而求解免，則何益矣？惟櫟社之木，商丘之木，自全其天，無喪無得，故非荆氏之木所可及耳。大木如此，神人亦如此；牛如此，豚如此，有痔之人如此，支離疏之有常疾又如此，胡爲乎仲尼哉！彼蓋不知無用之用也。莊氏之意蓋如此。（莊子解）

吳伯與曰：人不能離人，不能離人而受累於人，非住世法，然人世之累，起於名知相軋，心氣未達，故首爲顏子箴之。端虛勉一，若可自全，未及化也；致虛以集道，可化矣。子高使齊，託不得已以養中，即虛之義也。顏闔傳道，審逆順而道之，即託不得已以養中之說也，然此皆聖賢有爲之跡也。櫟社以無用爲用，商丘見不材而材，乃知有材之患，反不如白鰲之牛、亢鼻之豕、痔病之人，而神人所以爲大祥者，可知已。何謂神人？如支離疏者是已。知其爲神人，則如顏回、子高、顏闔諸人，猶未免以能自累，而聖賢所諄諄告彼者，終是有用之技，非神人支離之德也。且看衰鳳之歌、山木膏火、桂漆之患，縱使有爲，何如無爲，乃知不用之用，住世而出世者也。

（莊子因然）

釋德清曰：此篇蓋言聖人處世之道也。然養生主，乃不以世務傷生者。而其所以養生之功夫，又從經涉世故以體驗之。謂果能自有所養，即處世自無伐才求名、無事強行之過，其於輔君奉命，自無誇功溢美之嫌，而其功夫又從心齊坐忘，虛己涉世，可無患矣。極言世故人情之難處，苟非虛而待物，少有才情求名之心，則不免於患矣。故篇終以不才爲究竟，苟涉世無患，方見善能養生之主，實與前篇互相發明也。以孔子乃用世之聖人，顏子乃聖門之高弟，故藉以爲重，使其信然也。（莊子內篇注）

金兆清曰：養生主是出世法，人間世是住世法。惟出世而後能住世，老子所謂『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』也。（莊子權）

魏光緒曰：生斯世也，善斯世也，無汨沒於世中，亦無厭離於世表。（南華詰）

陳治安曰：養生者，不能離世而獨有其生，故莊子作人間世。其欲止人之暴，成人之事，受任而傳人之子，

均非以爲身也。教之處世者，必虛心聽氣而一寓於不得已。由是直前以任，順機而動，期於免刑患而已矣，亦非以邀福也。神聖處人間世之道可以知矣。故曰人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無用之用也。（南華真經本義）

程以寧曰：世間人皆以世間爲樂，而不知其遊於苦海之中不知回頭，永無到岸之期。南華本出世之書也，而此篇曰人間世者，欲人透人世間事，乃能出人間世爾。仙詩云：「一局著殘人事省，七弦彈破世間空。」即此意。（南華真經注疏）

三一曰：莊叟以無爲自然爲宗，以逍遙爲趣，獨不欲幻妄視人間世，必曲盡其情偽，使免坑塹，所謂吉凶與民同患，是至密也。（方以智藥地炮莊引）

假亨淨挺曰：寓跡宇宙之間，蕩精塵埃之表，豈必矯世離俗，卻形全身哉！任運不失其和，在群彌見其獨，翕而逾張，隱而逾耀也。（漆園指通）

王夫之曰：人間世無不可遊也，而人之也難。既生於其間，則雖亂世暴君，不能逃也。亂世者，善惡相軋之積。惡之軋善也方酷，而善復挾其有用之材，以軋惡而取其名。名之所在，即刑之所懸矣。唯養無用，而去知以集虛，則存於己者定而忘人。生死可外，而況於名？物不能傷，而後庶幾於化。此篇爲涉亂世以自全而全人之妙術，君子深有取焉。（莊子解）

高秋月曰：此篇言處世者，當遺名去智，虛心以忘形，安所遇之命，順其自然而不以己與乎其間，不可恃己之才智以與世爲亢。其引顏子、諸梁、顏闔者，適亂國也，使強鄰也，傅凶人也，皆借以明人間世之難處者耳。櫟社以下，總言不材者得以免患。末以楚狂之歌爲結，正明居亂世者，不以有用爲用，而以無用爲用，始能自全，即逍遙遊「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」之意也。（莊子釋意）

吳世尚曰：論語曰：「邦有道則知，邦無道則愚。知可及，愚不可及。」千古人間世之道，盡於此矣。莊子此篇，便寫此一種道理。前三章所謂無道則愚也，後三章所謂愚不可及也，而有道一邊卻藏下不寫。非不寫

也，莊子生亂世，涉末流，故於人所難處者下危語冷語。至於有道之知，古人備矣，何復叨叨乎？末章『天下有道』六句，大指和盤托出矣。（莊子解）

周金然曰：妙用無我，世出世間也，謂虛謂託，謂與爲嬰兒，謂無用之用，妙在不絕跡而無行地也。庚桑楚篇謂與物委蛇，而同其波，又忘人，因以爲天，所謂託以養中也。漁父篇又露一『真』字，惟真可以遊世，而無陰陽人道之患，故云慎守其真則無所累。上二篇即人間世傳注也。（南華經傳釋）

胡方曰：此篇言人得此道，所以利於行。理遊於人間世，亦不得外此無成心而因是之道也。（莊子辯正）

林仲懿曰：莊子厭苦人間世，跳不出許大樊籠，只有無用爲用之一策。逍遙遊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，是此篇主意。（南華本義）

高嶧曰：世無可逃，但當因任以處之。（莊子集評）

陸樹芝曰：天位乎上，地位乎下，而人與人並生其間，則天地之間，一人間也。閱人成世，而我亦同處其間，適當此世，世途中之險阻艱虞，有不可勝窮者，豈不危哉！必備極虛靈，因物以付，無不委曲周匝，庶世藉身而有功，身涉世而無患也。要而言之，欲以身入世，而一如出世。又必其身之不爲世用，而後得成其大用焉。此一篇之大旨也。此篇對挾小知而不知變通者言。（莊子雪）

朱敦毅曰：人生在世，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而人心惟危，所以陟世，所以應世者，吾不知其若何鬧中習靜，若何魔處煉神，此其間必有名世者扶持之，溫養之，而後人心不逐逐塵世間也。『皇皇者華，於彼原隰。馳騁征夫，每懷靡及。』英華榮謝無常，物華盛茂有涯，而又加以蝶蜂採折，蠹蟲腐蛀，且也風侵雨損，則華之得摘藻艷者幾何，危矣危矣。而抱此才華，猶欲以之媚世，猶欲以之炫世，則非人世之以風雨侵我損我，我直人間世一蝶蜂、一蠹蟲耳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風吹雨潤，即所以洗心滌慮；蝶蜂蠹蟲，即所以動心忍性。情不能無也，即情以煉性，而性光活潑潑者，隨處充滿矣。人能從心察識，明明如明鏡，然常明常照，止止如

水，然常止常融。以此應人間世，始可以陟世。以此和光混俗人間世，可鬧中習靜，可魔處煉神，能察識心體，其在含苞潛蒂。易曰：『其亡其亡，繫於苞桑。』繫曰：『聖人。』以此洗心退藏於密，此則南華之所爲因材而篤焉，此乃南華心法有童冠歸詠之遺風焉。（莊子南華經心印）

郎懋學曰：言人既有此生而處人間世上，豈能盡絕人事，但要處得好耳。（南華經參注）

梅沖曰：此篇言處世之道，只是一『誠』字。孟子曰：『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。』聖賢誠身之學，本非僅爲入世之用，而道不可離，即偶然小試，亦必實以道體之全，否則任舉一事而不可成，無論出處之大矣。故中庸言居下獲上，必推本誠身，孟子特從而申之，蓋道之無可異也。此篇前三章，反覆多端，不外孟子四語。後言散木、不材、支離其德，終不如無用之爲得。末段『方今之時，僅免刑焉』，則作書之本意也。本意在不爲世用而免刑，乃先列處亂世至難之事，而備言處世之道，以見不用爲高者，固非於天下漫無理會也。乘人道之至正，盡聖德之神明，原可遊於萬難萬死之中，皆自全而無弊。其中隱微曲折，及變動不測之事，無不慮之周，而處之當，非不知，非不能，而終不如安於無用之爲得，而後知聖賢之安於無用者，其心本如此，其本領乃如此，敢輕言用世哉？敢輕言不用世哉？（莊子本義）

孫嘉淦曰：此承前篇無近名、無近刑之意，而欲以無名免刑也。故以『殆往而刑』作起，『僅免刑焉』作結。前半極言刑之難免，後半則其免刑之方也。養生主者自修之實，人間世者處世之道。養生主所以祛其內憂，人間世所以遠其外患也。（南華通）

楊沂孫曰：人與人聚而成人間，人與人積而成人間之世。知愚貴賤之不齊，而傾軋爭鬥之事起焉；嗜欲好惡之情熾，而死生禍福之機發焉。人間世於是常不靖矣，人間世於是不得逍遙遊矣。莊子以爲居人間世不外兩端：處人與處己而已。處己之道，在不見有人，不見有人則無人而不自得；處人之道，在不見有己，不見有己則無時而不自安。唯無己而後能無功無名，唯無己而後能有功有名，此至人逍遙遊於人間世也。（莊子正讀）

內篇

張士保曰：人間世者，別乎非人間世言之也。本大宗師「方內」、「方外」發論。首言孔子方內之道，誠大有用於世。次言已修方外之道，先求無用於世。末引接輿之言，雙承上兩章總收，即孔子以明己之所以必不爲孔子，且以慨世人之不能通觀權變，徒拘跡象，以專求行世也。（南華指月）

方潛曰：以無用爲用，乃可逍遙於人間世也。（南華經解）

王闓運曰：人間世者，治世之跡也。養生以馭辨，得要道矣。而或以人世澆漓，非爭不勝，譏聖迂闊，疑古

誣浮，今故重譬所由，廣明無患，非聖人之不死，乃生理之多方，故曰：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」（莊子內雜篇注）

陳壽昌曰：善處人者，用人而不爲人用；善處己者，無用以成其大用。致虛則不毀，養生則常存，其逍遙於人間者，人世猶出世也。此之謂神人，此之謂聖人。（南華真經正義）

王先謙曰：人間世，謂當世也。事暴君，處汙世，出與人接，無爭其名，而晦其德，此善全之道。末引接輿歌云：「來世不可待也，往世不可追也。」此漆園所以寄慨，而以人間世名其篇也。（莊子集解）

王樹枏曰：郭象云：「與人群者不得離人。然人間之變故，世世異宜。唯無心而不自用者，唯（爲）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。」（莊子大同說）

秦毓璠曰：此篇論處世，首三段言用世，以下言避世，然無論用世避世，終不能離世獨立，故以人間世名篇。（讀莊窮年錄）

陶浚宣曰：世間何人，人間何世？君子生於此時，內則怵於陰陽之患，外則懷於人道之患，或遯世以無悶，或遺世而獨立。及其德之至也，以一人而化及天下之人，以一時而澤被百世以下。『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；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』此篇以接輿之歌終，君子之所以自處者，如此遑問其人間之爲何世哉！述人間世第四。

又按：此篇平分爲七大段。第一段，顏子之衛，明君子處亂世自全之道，及化人之方，乃聖道大而化之，至妙至神，最高之作用。第二段，葉公子高使齊，明君子適異國處事之宜，與其免禍之道。第三段，顏闔傳衛太子，言處惡人之有道。第四段，匠石之齊，言抱道之士，以無用爲用，且明人之有身，不能無所寄之理。第五段，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，益明有用者之爲不祥，以證無用之爲大用。第六段，支離疏者，又舉人以爲證。第七段，孔子適楚，接輿一歌，總結人間世全篇大旨。（南華經講義）

朱青長曰：養生主無他奇，留完全無損之身，以待晏然體逝之一刻，但求如庖丁之刃，十分愛惜，用勞而鋒不損，則養生之說近矣。其法與畏死黨不同，原只爲一「死」字設法，非求死非求不死也。雖然，只可以爲閑散人說，萬一有事，事機變幻，至險至速至繁難，無一不可以戕我性靈，殺我軀體，是養生之說窮乎？終當率人類入荒峭，從木石遊乎？莊子知人不能無事，事不能無危險，見道不澈，終不了事，萬一累我，則必將我一人自有最可愛惜、最有大用之身以殉之。生且不保，死何有焉？死不得所，生何養焉？於是又精心下氣，靜觀人類之交爭，無不於我乎造機。機不可觸，觸則生災；機不可避，避由巧生懦，災幾死而懦未必脫險。君子兩無所可而以自然處之，不增不減，不生不滅，此際之用心苦矣。然必先會其理而操之，有素處之，無形出之，無意不然。人久爲人，一旦棄人而學天，一開口，動視便失天趣，天趣失則機造災萌，殺生者將至矣。因作人間世，以續養生主之善死。自逍遙遊、齊物論、養生主三篇，通是言道，而此篇突然加入簪纓事，千古無人解得。（莊子解）

阮毓崧曰：概人類間之世界也。以世變無窮，惟人類間尤難處耳。（莊子集注）

李大防曰：人間世一篇，乃莊子之自敘。莊子生丁末造，深知涉世之難，故首託孔子誨顏回發端，末借楚狂譏孔子作結。蓋以孔子爲善於涉世之聖，所謂去知集虛，用世之道精矣。而時不可爲，則不如退而全吾真，以無用爲用也。此篇三借孔子並蘧伯玉諸人以發己意，實千古處亂世者之標準。洞達物情，遯世無悶，知莊子能入世、能出世，並即以出世法爲入世法，蓋虛之爲用大也。篇中「惟道集虛」一語，是全篇之綱領，亦莊子全書之

綱領。(莊子王本集注)

黃元炳曰：此內篇第四篇也。世以人成，爰有往世、今世、來世之別，人間世括之矣。言人者，別於物也。

(莊子新疏)

愚按：人間世，即人間社會。如何能做到『涉亂世以自全』(王夫之語)，這就是本篇所論述的主要問題。朱得之訓『世』爲『生』，謂『我在眾人之中立此生道』(莊子通義)，似乎未得莊周本意。春秋戰國之世，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化，固然是一種歷史的進步現象，但作爲新興勢力代表的地主階級人物，他們的大多數卻是野心勃勃，殘忍橫暴，陰險狡詐的，動輒互相爭奪，互相殘殺，使整個社會成了一個血淋淋的角鬥場。莊周認爲，生活在這樣的人世間，若要遠害全身，就非得泯滅矜才用己、求功求名之心，做到虛己順物，以不材爲大材，以無用爲大用不可。因此，就撰出『顏回請行』等六則寓言故事，從不同的角度，具體而生動地闡明了這一處世哲學。最後藉接輿一歌，復又自續一曲，以深寄胸中無限辛酸之慨，並結住全文。

顏回見仲尼，請行。曰：『奚之？』曰：『將之衛。』曰：『奚爲焉？』曰：『回聞衛君，其年壯，其行獨，輕用其國，而不見其過。輕用民死，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，民其無如矣！回嘗聞之夫子曰：「治國去之，亂國就之，醫門多疾。」願以所聞思其則，庶幾其國有瘳乎！』仲尼曰：『請，若殆往而刑耳！夫道不欲雜，雜則多，多則擾，擾則憂，憂而不救。古之至人，先存諸己，而後存諸人。所存於己者未定，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！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？德蕩乎名，知出乎爭。名也者，相軋也；知也者，爭之器也。二者凶器，非所以盡行也。且德厚信弇，未達人氣；名聞不爭，未達人心。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惡有其美』

也，命之曰菑人。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。若殆爲人菑夫！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，惡用而求有以異？若唯無詔，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。而目將熒之，而色將平之，口將營之，容將形之，心且成之。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。順始無窮，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於暴人之前矣！且昔者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，以下偪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，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。是好名者也。昔者堯攻叢、枝、胥敖，禹攻有扈，國爲墟厲，身爲刑戮。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實無已，是皆求名實者也，而獨不聞之乎？名實者，聖人之所不能勝也，而況若乎？雖然，若必有以也，嘗以語我來！』

【箋注】

〔顏回〕魯人，姓顏名回，字子淵，是孔丘最喜歡的弟子。仲尼：孔丘的字。按，孔丘、顏回常常出現於莊子書中，但大多是虛構的形象，不可與歷史上的孔丘、顏回混爲一談。本段所敘述的顏回和孔丘的問答，也是虛構的。

〔奚之〕何往。

〔衛君〕託詞以指時王麋爛其民者（姚鼐莊子章義）。不應像司馬彪、陸德明那樣確指衛國某君。

〔獨〕專斷自用。崔譔云：「獨，自專也。」（經典釋文引）

〔輕用其國〕輕率地處理國事。宣穎云：「以國事爲戲。」（南華經解，下同）

〔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〕謂國中死者相枕藉，好像蕉草填滿了大澤一般。陸西星云：「國中前後見殺者，若澤中之蕉，蘊崇相積也。」（南華真經副墨，下同）胡文英云：「死者滿國，棄野而不葬者，亦如蕉之枕藉而不

可計。〔莊子獨見，下同〕量：填滿。呂氏春秋期賢篇『無罪之民，其死者量於澤』，注：『量，猶「滿」也。』淮
南子汜論訓『道路死人以溝量』，注：『言滿溝也。』焦：草芥。

〔無如〕無處可歸。郭象云：『無所依歸。』（莊子注，下同）如：往。

〔夫子〕指孔丘。

〔治國去之〕國家已治，則可以離去。

〔亂國就之，醫門多疾〕國家危亂，則應前往救扶，好像醫家門前有很多病人等待著就治。

〔願以所聞思其則，庶幾其國有瘳乎〕我想根據先生所說的去思求救治衛國的法則，或許這個國家的百姓
還可以免於疾苦吧？羅勉道云：『願以所聞思其則，謂願以所聞於夫子者思其治衛之法。』（南華真經循本，

下同）瘳：病癒。

〔若殆往而刑耳〕你去了恐怕要遭受衛君的刑戮啊！林希逸云：『汝如此而往，將為彼所刑戮而已。』

若：你。殆：恐怕。

〔夫道不欲雜〕謂學道應當專心壹志，而不可使心志雜亂。

〔多〕多事。

〔不救〕不可挽救。

〔先存諸己，而後存諸人〕謂先以道德充實自己，而後才去幫助別人。釋德清云：『先以道德存乎己，然後

以己所存施諸人。』（莊子內篇注，下同）

〔所存於己者未定，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〕現在你自己的道德尚未充實，哪有閒工夫去糾正暴人的行為

呢？暴人：暴君。

〔德蕩乎名〕道德的蕩失是由於好名。按，此與外物篇『德溢乎名』句意思相同。

〔知出乎爭〕智慧的外露是由於好爭。

〔名也者，相軋也〕名，只能成爲人們互相傾軋的禍根。按，此「相軋」與庚桑楚篇「舉賢則民相軋」之「相軋」同。「軋」，通行本或作「札」，但道藏南華真經白文本、王雱南華真經新傳本、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本、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本、羅勉道南華真經循本本、吳澄莊子內篇訂正本並作「軋」。或解「軋」爲「夭」（崔譔說）、「甲」（郭慶藩說），皆非是。字或寫作「札」，乃形近而誤。

〔知也者，爭之器也〕智，只能成爲人們互相爭鬥的工具。

〔二者凶器，非所以盡行也〕謂名和智是凶惡的器具，都不可以作爲處世的正道。宣穎云：「名起則相傾壓，爭起則以知爲具，名爭非所以盡乎行世之道也。」

〔德厚〕道德純厚。信征：誠意著實。簡文帝云：「仁，愨實貌。」（經典釋文引）

〔未達人氣〕謂顏回還沒有瞭解衛君其人的意氣。

〔名聞不爭〕不與世人爭奪美名令聞。

〔人心〕指衛君的心意。林希逸詮釋以上四句云：「我雖有德有信，而未達彼人之性氣；我雖曰令名令聞，而未達曉彼人之心。」

〔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〕勉強用仁義法度的言論，陳述於暴虐人的面前。繩墨：法度，規範。術：與「述」同（林希逸說）。郭嵩燾云：「祭義「結諸心，形諸色，而術省之」，鄭注：「術，當作述。」術暴人之前，猶言述諸暴人之前。」（郭慶藩莊子集釋引）暴人：指衛君。

〔是以人惡有其美也〕謂這是用別人的醜惡來顯示自己的美德。有：賣弄。陸德明云：「崔本「有」作「育」，云：「賣也。」」（經典釋文）俞樾云：「說文貝部：「賣，銜也，讀若育。」此「育」字即「賣」之假字，經傳每以「鬻」爲之，「鬻」亦音育也。以人惡育其美，謂以人之惡鬻己之美也。」（莊子平議）

〔命之曰菑人〕說你是在害他。菑：通『災』，害。

〔人必反菑之〕他必定要反過來害你。

〔若殆爲人菑夫〕你恐怕要被人家害了！若：你。殆：恐怕。爲：被。

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，惡用而求有以異〕假如衛君喜歡賢臣而憎惡壞人，則朝中賢人正多，又何用你去顯異於人呢？而：你。下文『而目將熒之』、『而色將平之』之『而』字並同。

〔若唯無詔，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〕除非你不進言，否則衛君必將乘機抓住你的漏洞而施展他的巧辯。郭象云：『汝唯有寂然不言耳，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，以距諫飾非也。』若：你。詔：進

諫。王公：指衛君。闕其捷：施展他的捷辯。

〔而目將熒之〕到那時，你會目眩眼花。羅勉道云：『目爲其所眩。』熒：通『營』，惑。

〔色將平之〕面色和順。林雲銘云：『色沮而強爲和。』（莊子因，下同）

〔口將營之〕口舌自救不暇，即說話笨拙的意思。林雲銘云：『脣間欲吐未能。』營：營救。

〔容將形之〕卑恭之色現於臉面。成玄英云：『形，跡斯見也。』（莊子注疏，下同）

〔心且成之〕屈己之心以成就衛君之非。釋德清云：『舍己而就彼，返成其惡也。』

〔是以火救火〕三句〕謂顏回本欲規諫衛君改惡從善，結果恰恰反成其惡，猶如以水救火，只會增益其多。

〔順始無窮〕三句〕如果按照開始時的樣子不斷地諫諍下去，你恐怕雖有忠誠之言，卻不被信用，那就必定要死在暴虐人的面前了。

〔關龍逢〕姓關字龍逢，桀王賢臣，以竭誠忠諫而遭斬首。

〔王子比干〕紂王庶叔，以忠諫剖心。按，關龍逢、王子比干，又均見於法篋、外物二篇。

〔是皆修其身〕四句〕這都是因爲他們修飾其身，以臣下的地位愛撫君主的民眾，違反君主的意志，所以君

主才借他們的飾身好名而乘機陷害了他們。偃拊：曲身撫摩。李頤云：「偃拊，謂憐愛之也。」（《經典釋文》引）拂：觸逆。擠：陷害。司馬彪云：「擠，陷也。」（同上）

〔是好名者也〕這就是追逐虛名的禍害。按：「好名」指關龍逢、王子比干而言。郭象謂：「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。」林雲銘謂：「桀、紂不肯自居有過，所以謂之好名。」則並指桀、紂而言，誤。

〔叢、枝、胥敖〕皆為虛構的小國之名。齊物論篇作「宗、臚、胥敖」。

〔有扈〕小國名，在今陝西鄜縣。按，尚書甘誓、史記夏本紀並載夏啓討伐有扈之事，疑為此句所本。

〔國為墟厲〕國家變成廢墟，百姓成為厲鬼。李頤云：「居宅無人曰虛，死而無後為厲。」（《經典釋文》引）陸四星云：「國為丘墟，死為厲鬼。」

〔身為刑戮〕國君皆被殺死。

〔實〕實利。馬其昶云：「實，謂幣帛貨財之實。」（莊子故，下同）按：「國為墟厲」五句，皆指叢、枝、胥敖

三個小國而言。成玄英云：「言此三國之君，悉皆無道，好起兵戈，征伐他國，豈唯貪求實利，亦乃規覓虛名，遂使境土丘墟，人民絕滅，身遭刑戮，宗廟顛殞，貪名求實，一至如斯。」

〔而〕你。

〔名實者，聖人之所不能勝也〕追求虛名實利的人，雖有聖人都不能感化他們。郭象云：「惜名貪欲之君，雖復堯、禹，不能勝化也。」

〔若〕你。

〔若必有以也，嘗以語我來〕你此去必有規勸暴君的方法，且試說給我聽聽。林雲銘云：「詰其必有勝暴人之法。」以：用來諫勸衛君的方法。王先謙云：「以者，挾持之具。」（莊子集解，下同）嘗：試。來：與

「嗟來桑戶」（大宗師）、「鮒魚來」（外物）之「來」字一樣，是語氣助辭。